

固安文獻志卷九目錄

耆舊事彙

唐

張燕公說

下

固安文獻志卷九

天津徐世昌鑒定

縣人賈廷琳謹編

耆舊事彙

唐

張燕公說

下

張燕公遺著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孰能與乎。

全唐文作其孰能與於此乎

洛州司馬張公

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鉤。天開金印。孝

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闔庭。鄉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

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牆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

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藏全唐文作識三篋。博學吞九流

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

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櫛帷

於天郡。設鉤距於皇都。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

通德之教。疾惡存著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

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

傑。仕遘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笮。亭臯漫漫。興

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鶯遷谷。隴雁出雲。夢
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
勢孤標。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
奏。天然壯麗。絳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宗尚。自大夫之頌
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藻綴。朝分南北。
運迄周隨。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枏榴體物。陳琳得以示人。
鷓鴣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
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業。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荆江
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爲盛歟。且如承家舊德之基。賓王歷官之
序。玉瑄銅渾之數。黃公元女之符。落猿瘞兕之巧。飲鵲迴鸞之

妙詳諸列傳。可略言焉。某室邇蘭芬。族聯棣萼。荷千里之嘉獎。接四友之良遊。謹撰令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期取類於鄭志。一家垂範。庶齊衡于孔裝。來日新文。請俟君子。起儀鳳之後。迄景龍以前。凡若干卷。列之於目。

右見張燕公集十二又全唐文二百二十五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舊唐書后妃傳曰。中宗昭容上官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游宴。賦

詩唱和。辭甚綺麗。時人咸誦之。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為之序。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

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夙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啟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尙

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毗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酒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末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

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游東
辟。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
篋。上聞天子。求淑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
卷。列之如左。

五 右見張燕公集十二又唐文粹九十一全唐文二百二十

上東宮請講學啟

臣某等啟。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
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
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

青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
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
氛祲。用寧家國。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
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
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
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
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
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全唐文
作旌求碩學。表正九經。
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
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全唐文
作古典。商略前載。

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全唐文作多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鄙。庶垂採擇。臨啟如失。伏用兢惶。謹啟。

右見張燕公集十三又全唐文一百二十四

與執政書

說拙於守身。往年遷流嶺外。亡親愁懼。痼疾增加。比蒙生還。曾未數歲。家口在洛。身徒入京。及丁兇苦。不獲侍側。比於他人。情實不等。在禮君親同貫。事君無負。事親有負。不能殺身。以自咎責。乞過祥禫。報國非遲。三度表請。不蒙矜遂。當是文墨。不盡苦

國朝文獻卷一
心投之執事。乞爲一言聞達。不敢守禮抗請。直是私情乞恩。若以此情可矜。猶冀聖人萬一哀憫。若將譴越。甘心待罪。謹狀。

右見同上

與營州都督弟書

骨肉世疏。居止地闊。宗族名迹。不能備知。讀厭次府君狀。已具歷官。未書性習。夫五常之性。出於五行。稟氣所鍾。必有偏厚。則仁義禮智信。爲品不同。六藝九流。習科各異。若以稷卨之事。贊於巢由。孫吳之術。銘於游夏。必將神人於悒。未以爲允。今之撰錄。蓋欲推美實行。崇識素心。先德怡神於知。我後生想望於見。意說爲他人稱述。尙不敢苟。况於族尊行哉。往來信多。直疏早

報冬末寒沍。野有戎歌。山無夏草。步步日遠。能無鄉國之心乎。
荒州新立。向者未有。下車殊俗。意緒如何。說患恒服湯。虛多健
少。因別奉去。說呈。

右見全唐文二百二十四

西嶽太華山碑銘

唐李肇國史補曰。玄宗令張說撰華嶽碑。首四句或曰。一行禪師所作。或云碑之文。豎破亂取之。曰嶮嶮云云。

嶮嶮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峰峻削。菌蔭森爽。
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
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
偉哉此鎮。崢嶸西土。鬼神乍游。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
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

待子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右見張燕公集十四又唐文粹五十全唐文二百三十

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舊唐書方伎傳曰。宣神秀少通經史。隋末出家為僧。後遇新州懷峯山東山寺。

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使往事弘忍。中書舍人張說。晉問道。神龍二年卒。岐王範張說。

皆為其碑文。

誤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宏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

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游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徹。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

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者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慧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混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鷓鷯四匝。龍

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閭名卿。表德非擬。局厭誼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榱崩梁壞。雷慟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賻。三月二日。册諡大。

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
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
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
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櫬。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
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
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鐘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
所錫。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
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
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
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

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舉寵費。侑供巡香。其
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
痛慈舟之遽矢。恨湧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
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
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迹。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
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卻名假。
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
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
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

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右見張燕公集十四又唐文粹六十四全唐文二百三十

一

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公姚文

貞公神道碑奉敕撰

清聖祖古文淵鑒評曰詳整鉅麗叙功紀行皆舉其大故要而不煩明方岳貢曰燕梁二相義好

平異及身後之文極其歸美雖是梁公智術牢籠亦是燕公雅懷忠厚不可以納賂之事讓之也清陳廷敬曰氣象則淵淳嶽峙風骨則鴻鷲鳳舉不專用

儷體故一往餘雅健之致姚宋與房杜比休得此極力鋪張真不愧高文典冊清徐乾學曰史稱說掌文學之任三十年朝廷大手筆皆承中肯撰進茲篇

即奉詔所撰也唐世大臣碑版或親灑宸藻宋則詞臣撰文而天子篆其首歷代制度具存燕許尤稱典則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為九州

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

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姚文貞公者。位爲
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
嶽降神。應時而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在吳
興。近徙於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崇父懿貞觀中爲
澠州都督樹勳王
室。建旗鬻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
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
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
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
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
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

兵部尙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尙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

靈武軍兵馬。又司農

唐文粹
作儀

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毫宋常越許

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

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渭涇不雜。眞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叱庶風偃。驚很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令還職。公固

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缺。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纒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與聞興復。疇其并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於薨

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昇奔。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洒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照臨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淵源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翌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卽騁長途。唯實唯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訃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孚。

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懽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
上惻旒宸。旁悲路衢。藍由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宏典謨。
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
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殫惡蕪。
緬思雲霧。尙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
存沒終始。遐哉邈乎。

右見張燕公集十五又唐文粹五十六

贈涼州都督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君神道碑奉勅撰

唐舊

書郭知運傳曰開元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王峻討平之九年卒於軍。贈涼州都督。仍令張說爲其碑文。新唐書郭知運傳曰知運屯西方。戎

夷畏憚。與王君奭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

四時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崕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于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乎文王之子。唐文粹作弟是爲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爲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于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顧。唐文粹作凱光祿派分于馮翊。廷尉世茂于潁川。孝則天錫釜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

猛獸不害。信則兒童不欺。豈但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積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鬥而弘勳。仕州縣而爲達。啟莫京之繇福。不在于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于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鸚瞬。射穿七札。劍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尋改朝散大夫。伊州長史。伊吾副使。

唐文粹無尋改以下十四字

以軍累破

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遷本衛中郎將。仍爲舊州軍使。默啜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振。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坳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算。朝議多之。拜右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出分闔寄。于是料敵無備。問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鑱甲文劍。燹馬犂牛。旣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

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師臨洮。邁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伸。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于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而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伏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著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糟粕韜鈴。芻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尙。

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廐。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羌疊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効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恢疆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于先人。揚令名于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尙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胄曹參軍等。或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兄弟。並參師律。志本不忘。達也。而

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于太原。夫人
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給以遇存。有詔詞人
爲其碑志。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廟。當祭度遼之墓。
銘曰。

洸洸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疊獯。亭障臥鼓。屯田饋軍。
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旣多受祉。玄牡黻衣。清廟蠲祀。
鼎食金奏。炮鱉膾鯉。旣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
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沉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
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
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右見張燕公集十六又唐文粹五十七全唐文二百二十
七

弔國殤文

北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芄
芄兮蔓草。風蓊蓊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雨哭。君王
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
懟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被唐文粹
作狄纍。彼殷鑒兮未遠。何後來兮
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輻
兮火焚旗。有樂纍兮愆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迫兮短兵錯。膚
迎刃兮血染鏑。旋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

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禮兵。為蠻夷之俘骨。饜大校之飛將。間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竟名存兮身沒。

右見張燕公集二十五又唐文粹三十三

錢本草

清蔡方炳跋曰。此唐張燕公說所撰。從不見於紀載。順治間修平涼府城。掘地得石碣。乃觀此文。碣係樊厚書。類聖教序。其碣今現存。山北先

生熟神農書。恐書中缺此味。故錄以遺之。康熙己丑。清汪士鋐跋曰。錢之為神見於論。而獨遺於本草。故人知其利而不知其毒也。燕公之為此。其真公之

文耶。抑假託者耶。至其字畫之遺。秀。非習右軍者不能矣。甲午夏日。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臭。及既

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以此七術精鍊。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溺志傷神。切須忌之。

右見清宋犖筠廊二筆又全唐文二百二十六

造像記

清端方跋曰。右燕公造像記。揭銜知方朔軍大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臘等之誤。按通鑑開元九年十二月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臘等

六州。宅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新唐書方鎮表同。十年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兩唐書燕公傳並同。造像記作於開元六年。在朔方節度使未置之

先。與史傳不合。唯據燕公傳。開元八年。有朔方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事。則是朔方節度使。雖開元九年始置。而朔方大使。則固前有之。或者當開元六年。燕

公會為朔方大使。而書造像記者。遂加增節度二字。故不曰節度使。而曰大節度使也。其三品黃門將輔國大將軍。傳皆無之。凡顯貴者。所歷官吏。多從略。不

具書不足異也。傳稱宇文融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僧道岸闕調時事。冒署右職。燕公平日殆喜與緇流往還。則造像說經等事。容在所不免耳。

開元六年仲春月廿三日。三品黃門將輔國大將軍。知方朔軍

大節度使。為闕上官軍請大法師說經闕上。儿日造佛像廿尊。佛闕上

子張說香花供□。

右見清端方甸齋藏石記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別館芳菲上苑東。飛花澹蕩御一作舞筵紅。城臨渭水天河靜。一作近

闕對南山雨露一作雲霧通。繞殿流鶯凡幾樹。當溪亂蝶許多叢。春

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化同。

奉和春日出苑應制

國朝文獻通考
禁林豔裔發青陽。春望逍遙出畫堂。雨洗亭臯千畝綠。風吹梅
李一園香。鶴飛不去隨青管。魚躍翻來入綵航。睿藻歡承天保
定。迺文更覩日重光。

右詩二首見張燕公集一

將赴朔方軍應制

禮樂逢明主。韜鈴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御鬼方人。供帳榮恩
餞。山川喜詔巡。天文日月麗。朝賦管絃新。幼志傳三略。衰材謝
六鈞。膽猶忠作伴。心故道爲鄰。漢保河南地。天清塞北塵。連年
大軍後。不日小康辰。劍舞輕離別。歌酣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
國不謀身。

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

清翁方剛復初齋集書張燕公詩後曰東璧圖書府。

東璧人所共知也。西園翰墨林。西園則無定說。或引魏文帝芙蓉池詩。道遙步西園。則似與翰墨林義不相涉者。此當引沈休文詩。西園遊上才。而沈句句耳。此則詞塲祖述。或原或委之理。

東璧圖書府。西園

一作

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

和羹重。恩叨醉酒深。緩

一作

歌春興曲。情竭為知音。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城南亭作

珂馬朝歸連萬石。稍門洞啟親迎客。北堂珍重琥珀酒。庭前列

肆茱萸席。長袖遲迴。意緒多。清商緩轉。目騰波。舊傳比翼侯家舞。新出將雛主第歌。漢家絳灌餘兵氣。晉代浮虛安足貴。正逢天下金鏡清。偏加日飲醇醪意。誰復遊遨不復歸。閒庭莫畏不芳菲。會待城南春色至。竟將花柳拂羅衣。

右詩四首見張燕公集二

同賀八送亮公赴荊州

疇昔同聲友。鶩飛出鳳池。風雲一蕩薄。日月屢參差。此別黃葉下。前期安可知。惟憐楚南樹。不爲歲寒移。

岳州別梁六入朝

遠莅長沙渚。欣逢賈誼才。江山疲應接。風日復晴開。江樹雲間

斷。湘江水上來。近洲朝鷺集。古戍野猿哀。岸柳含蒼靄。河蒲秀紫臺。月餘偏地賞。心盡故人盃。自我違京洛。嗟君此泝洄。容華因別老。交舊與年頽。夢見長安陌。朝宗實盛哉。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岳州別子均

離筵非燕喜。別酒正銷魂。念爾猶童孺。嗟余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右詩四首見張燕公集三又送梁六一首見清王士禎廣

唐賢三昧集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廣州江中作

去國歲方晏。愁心轉不堪。離人與江水。終日向西南。

至尉氏

夕次阮公臺。嘯歌臨爽垲。高名安足賴。故物今皆改。吾兄昔茲
邑。遺愛稱良宰。桑中雉未飛。屋上烏猶在。途逢舊叱吏。城有同
僚案。望塵遠見迎。一作遠見拂館來傾待。慈惠留千室。友于存四

海。始知魯衛間。優劣懸相倍。

澧湖山寺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
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尋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知此
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春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
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
日。願上南山壽一杯。

右詩五首見張燕公集四又蜀道後期見唐文粹十五澧
湖山寺見蜀韋莊又玄集金元好問唐詩鼓吹

雜詩

問子青霞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迹辭喧。過蒙良時幸。側息吏途煩。簪纓非宿好。文史棄前言。夕臥北窗下。夢歸南山園。白雲慙幽谷。清風媿泉源。十年茲賞廢。佳期今復存。掛冠謝朝侶。星駕別君門。

鄴都引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羣雄睚眦相馳逐。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漫漫漳河曲。城郭爲墟人代改。但見西園明月在。鄴傍高塚多貴臣。蛾眉曠矚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右詩二首見張燕公集五又唐文粹十四及十二
廷琳按前張司空張簡憲二卷凡其片辭隻句無不甄採
張燕公詩文得江山之助稱一代大手筆惟其全集二十
五卷之多此編因限於篇幅故僅錄此欲考其全者有武
英殿叢書全唐文全唐詩及坊刻單行本張燕公集在茲
編不備列云

附錄

〔唐蘇頲授張說中書令制〕門下咸有其德委廊廟之元宰知
無不爲歸掖垣之成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上柱國
燕國公張說含和育粹特表人師懸解精通見期王佐立言

布文武之用。定策勵忠公之典。才冠代而不有。功至大而若虛。自頃宏益時政。發揮王道。萬事必理。一心從父。以觀其獨。伯起慎於四知。常得其貞。叔敖謹於三省。故能深而不竭。久而彌芳。宣大號於紫宸。潤昌圖於清禁。我憑柱石。爾作鹽梅。正名之謂羣議斯集。可守中書令。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見文苑英華

〔唐〕玄宗命張說等與兩省侍臣講讀制。先王務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國齊家。必由於學矣。朕往在儲宮。旁求儒雅。則張說。褚无量等。爲朕侍讀。詩不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之謂也。咸能發揮啟迪。執經尊道。以微言匡菲德者。朕甚休。

之。自虔奉聖訓。祇膺大寶。冀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實獲我心。登於近侍。復欲勉聽虛佇。論思獻納。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豈食而不知其旨。耕而不知其耨。將何以因於義。求於善。補朕之闕。誨人罔倦哉。宜令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上柱國燕國公張說。銀青光祿大夫右常侍崇文館學士兼國子祭酒上柱國舒國公褚无量等。公務之暇。於中書與兩省侍臣講讀。其有昌言至誠。可體要經遠者。仍令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昭文館學士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李乂。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兼知制誥上柱國成安縣開國男蘇頲。與左右起居。隨事編錄。三兩闕進。朕將親覽。

庶施乎海內。始自京師。鳳沼擅鴻都之遊。中書有稷下之事。應須紙筆鋪設等。令中書檢校供擬。

見全唐文

又命張說兼領朔方節度。詔朔方之地。雍州之域。密邇關輔。是稱河塞。頃者胡孽爲寇。擾其居人。王師有征。戎事斯大。戎役之弊。邊氓旣勤。雖妖醜底清。而政理未洽。不有經制。曷云昭蘇。且和衆爲武者。所以詰姦慝。總軍命將者。所以訓甲兵。匪夫大賢。孰允茲任。兵部尙書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張說。天與明秀。自然才傑。光被九德。宏宣七政。爰掌邦理。實爲國楨。謀而必忠。言則無隱。寅亮之美。用熙帝載。談笑之餘。更陳戎備。所謂善行樽俎。事立封疆。宜以上台之尊。遙統中軍之

任。可持節兼知朔方軍節度大使。餘如故。見同上

〔又命張說修國史詔〕肇有書契。是興簡冊。所以彰乎得失。示以勸懲。非夫詳而有體。辨而不華。含陽秋之蘊。總墳誥之賾。豈能光我司典。崇其立言。右羽林軍將軍攝御史大夫權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天平軍節度大使燕國公張說。多識前志。學於舊史。文成微婉。詞潤金石。諒可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仍齎史本就并州修撰。見同上

〔張說拜相制〕門下乾坤以陰陽化成。后王以輔相興理。所以寅亮天工。緝熙帝圖。非夫大賢。孰寄斯任。天平軍節度大使右羽林將軍兼并州長史攝御史大夫燕國公兼修國史張

說挺其公才。生我王國。體文武之道。則出將入相。盡忠貞之節。亦前疑後承。諒可以宏此大猷。總其邦政。允釐庶績。保乂皇家。可守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封修國史如故。仍即馳驛赴京。

見文苑英華引太平內制

〔唐〕張九齡停張說中書令制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畧小宥大。念舊褒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尙書右丞相。仍將國史於宅修撰。主者施行。

見張曲江集

〔拜〕張說中書令制門下殷命百工。傳膺審象。漢推三傑。良屬

運籌不有斯人。孰賚予弼。尙書左丞張說居正合道。體真理精。朕昔在承華。首延博望。談經之際。欽若謹言。擣翰之間。潤色鴻業。屢陳匡益。見嫉奸回。頃雖抗跡疎遠。而載懷飢渴。今羣兇已服。大猷伊始。永言亮采。光朕側席之期。俾資啟沃。成朕濟川之望。宜登鼎鉉。式綜絲綸。

見文苑英華引太平內制

〔唐賈曾〕賤張尙書赴朔方序。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尙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除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尙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闔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爲

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
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闕茂次年。仲夏
貞閏。拜手東洛。馳輶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
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
望遠。詩可以出宿踐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
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牋。副衣表挾。續之誠。兼闡喻。投醪之
旨。筐篚以將其貺。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
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許謨
景暇。慕采薇之興。張伐木之朋。詢彼甸師。卜茲郊候。鼎門右
轉。歧路旁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

雲平。大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胤之變。朱干玉羽之容。雷
殷川原。電燧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衢。揚袂風野。
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饒間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
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郅
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
也。若木還照。前茅啟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
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天子有
念。式敘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見唐文粹

〔唐房瑄上張燕公書〕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
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妄矣。瑄直以有詞不自明。

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
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於旬時。若
借人爲容。則耻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
奇。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贊列得啟其書。書窮
思見其人矣。至於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
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
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
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
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瑄幼而先相國棄代。委翳
於秦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穫

爲懷。將祇若遺謀。乃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
誠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
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擊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
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况有貴賤之異。爲
之隔闕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
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
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
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
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
乘非車馬。閤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

論訴。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溫和之顏。賜其清閒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爲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瑄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廁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倘見露之時。爲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也。貪竭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倘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答。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

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見唐文粹又全唐文

〔唐〕張九齡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集賢殿

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

唐文粹無
不以二字

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

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

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於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

暇。式讌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

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

事雖前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

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

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

得出入華殿。師表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罍。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稷契大賢。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

烈。

見張曲江集又唐文粹

〔唐〕張九齡祭張燕公文。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朕而先覩。聽有餘

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羽翼聖后。丹青
元化。陳臯陶之謨謀。盡仲山之夙夜。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永
於王霸。綢繆恩渥。荏苒代謝。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
宗盟。與人君之姻婭。天蓋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爲尹。巖巖比
崇。不享黃髮。如何玄穹。旣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
令則。國失良相。學墜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
之弗諒。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非駑駘之
足數。蓋枝葉以見照。洎剖符於外臺。承徹琴於舊館。屢行號
而身贖。空匍匐而腸斷。跡旣拘於彝憲。情未展於哀款。朝章
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

存人具瞻而永戢。盡總帳之今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異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尙饗。

見張曲江集

唐陽伯成駮太常燕國公張說謚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尊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尙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道焉。謚曰文貞。何成沮勸。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議。謹議。

見全唐文

廷琳按全唐詩中。各家奉詔贈送燕公及相酬唱之詩。不

下百餘首。茲編因卷帙已盈。概未錄。

〔元〕劉因張燕公讀書臺詩。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情納方寸。灑露驚宵夢。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世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永今朝。白雲不可種。

見靜修文集又清顧嗣立元詩選金元好問續夷堅志

曰。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巖。寶教院。廟曰顯濟。此寺唐張燕公說。馮瀛干道。皆嘗讀書於此。有燕公石穴讀書堂。明珠窩。清黃彭年畿輔通志曰。石穴在滿城縣

抱陽山東巖下。上篆書。大唐張燕公讀書堂。



固安文獻志卷十目錄

耆舊事彙

唐

張大理均

張燕公長子

張太常埴

張燕公次子

五代

曹給事國珍

金

王經略子昌

李主簿思明

元

李警院天翼

祀鄉賢

哈孝子都赤

張總管義

宋縣令著

固安文獻志卷十

天津徐世昌鑒定

縣人賈廷琳謹編

耆舊事彙

唐

張大理均

〔新唐書張均附傳〕說長子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

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缺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舊唐書張均附傳。張說子均，均皆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居父憂，服闋，均除戶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徵，復爲戶部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常爲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

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祿山之亂。受僞命爲中書令。掌賊樞衡。李峴呂誣條疏陷賊官。均當大辟。肅宗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又禮儀志〕天寶九載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乃遣王鉷張均王倕等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獻之。

〔又刑法志〕初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歸。定所推之辜爲六等。大理卿張均引至獨柳樹下刑人處。免死配流合浦郡。

〔又房瑄傳〕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蒼黃幸蜀。大臣陳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瑄結張均張垧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

南十數里山寺。均垧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進。瑄獨馳蜀路謁見。玄宗大悅。

又苗晉卿傳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赴山谷。

新唐書文藝蕭穎士傳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唐兩京城坊考注引常侍言旨。洪師與燕國公張說置西京永樂坊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洪又至。謂燕公曰。此宅氣候忽然索漠。恐必甚有取土於西北隅者。公與洪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坑三

數坑皆深丈餘。洪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洪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欲填之，亦猶人有瘡疖，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也。燕國子均、垧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垧長流之。

師新唐書方伎傳作浮屠濕。西北隅作東北隅。至謂均賜死。垧長流亦與史異。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燕國公張說子均，開元四年進士，亦以詩鳴。

〔唐〕李翱《卓異記》：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濛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皆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爲佳美者耳。

〔新唐書文藝〕劉太真傳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廣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劉太真李紆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

按張濛為張大理子見唐書附傳而宰相世系表失載其名濛事止此一條無可載故附錄於此。

張大理遺著

今存議一首 碑一首 詩七首

宗廟加籩豆議

清聖祖古文淵鑒評曰孝思無窮而常典有制範圍古今所以安人情而順天道也斯文殆發明禮經之義清王

熙評曰禮有節制防淫侈也蓋以情本無涯禮為有定古先聖王之制所以垂萬世而無斁歟清宋德宜評曰周禮祭祀籩豆醢醢之外如昌本菁茹

皆取氣味交於神明初非嗜好之物且不薦褻味也援據典正可資博探

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享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享之與燕。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

籩四豆之實。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即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我必以芰。及卒。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差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馨。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

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舍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旣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鬴粟。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

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

右見舊唐書禮儀志五。又略見新唐書韋縉傳。又清御選

古文淵鑿三十二

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

公諱行真。

名原缺。據舊唐書忠義李愬傳增。

字某。武威姑臧人也。昔恭王之裔。別封

於管。有夷吾者。能霸桓公。則平周。辭上卿之禮。適楚。踐大夫之職。以地命氏。授於陰城。新野之涼。皆為著族。貴則重族。二后榮

則一門四侯。道則山紀神仙。行則里題忠義。建名崇德。世有其人。公高祖湘東內史。鑿梁州之子。屬詞比事。天下宗之。曾祖江州刺史。通道館學士。顯祖朝請大夫。國子博士。弘道考某官。景明。貽範清白。纂烈文史。累善所徵。及公而盛。公承禮樂之峻。胃稟清明之異姿。天生粹靈。氣合眞素。下帷專思。重席擅業。至人藏用。有道德之鄉。君子爲儒。無榮辱之境。尙東郭以自逸。與南容之不廢。調補陳州司倉。徵其志也。以爲非足利時。不容終秩。遂優游初服。述祖移年。嘿志立言。洞心清律。常手操經籍。耳練宮商。澹有怡神。坦無嬰慮。是可忘機造化。豈徒屑意公卿而已哉。故德充以外形。才全以內濟。委懷從運。與道無名。尋拜命宜。

城王府記室參軍。退一隅而无悶。進三府而交辟。署宰長河。曲資而往。曰。惠人無小。吾所從之。其至也。去惡如救焚。急賢如濟渴。遇物風偃。推心理裕。平其志而異物不遷。一其誠而萬情咸括。清猷美績。克存餘詠。飛狐之地。戎馬生郊。俾公爲蔚州別駕。則惠化所存。勇且知方。肇建天人。懋官靈器。入爲慶王友。轉太子中允。又拜國子司業。邠王府長史。或舉德以進。或尙閑而退。不失其正。達識推高。某年月日寢疾東都。終於永豐第。春秋七十有五。惟公率心經於德義。檢口絕於臧否。秉禮樂而視正直。蘊文藻而含清真。可不謂才全而蹈道者歟。位不兼濟。惜也。夫人范陽縣君張氏。丞相燕公之妹。玄師妙德。嬪風女師。梁氏義。

輕於前志。曹門克貽於後範。府君之喪。紀纒將縞。晝哭成疾。恐
流年之易除。慟累月而云逝。沒而不朽者。非禮節絕倫之謂乎。
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龍門南陵原。禮也。公無子。有二
女。咸以淑行著於通門。喪葬克家。感戚行路。子婿吏部郎中吳
興張珣。度支員外郎隴西李愷。當依舊唐書作李愷永懷清冰。緬託貞石。庶
平時遷陵谷。猶徵少女之詞。道在宗親。不昧諸姑之德。大人爲
頌。俾小兼序焉。

右見文苑英華又張燕公集十九

和尹忝登南樓

客來已兩春。更瞻韶光早。花鳥旣環合。江山復駢抱。樓形寫北

潭。堞勢凌青島。白雲謝歸鴈。馳懷洛陽道。

江上逢春

離憂耿未和。春慮忽蹉跎。擇木猿知去。尋泥燕獨過。驚花翻霽日。垂柳拂煙波。激意屢怡賞。無如鄉念何。

九日巴邱登高

客心驚暮序。賓鴈下滄洲。共賞重陽節。言尋戲馬遊。湖風扶戍柳。江雨暗山樓。且酌東籬酒。聊祛南國憂。

和尹懋秋夜遊澹湖二首

遠水沈西日。寒沙聚夜鷗。平湖乘月滿。飛棹接星流。黃葉鳴淒吹。蒼葭掃暗洲。願移滄浦賞。歸待潁川遊。

灣潭幽意深。杳靄涌寒岑。石痕秋水落。嵐氣夕陽沈。澄澈天爲底。淵玄月作心。青溪非大隱。歸弄白雲潯。

岳陽晚景

晚景寒鷗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暎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

流合浦嶺外作

瘴江西去火爲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

右詩七首見全唐詩九十

附錄

〔唐〕孫逖命張均襲封燕國公。制門下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張均。傳範濟美。錫履承榮。有構厦之壞材。爲剗鐘之利器。嗣其先職。且歷縉雲之司。纘乃舊封。更開去社之國。可襲封燕國公。食邑三千戶。主者施行。見文苑英華

〔唐〕鄭少微授張均等加階制門下中大夫行中書舍人張均等。並藻珪璋。騰華綸綽。文行致美。駁議惟精。肅侍嚴禋。咸稱慎禮。宜覃行慶之典。俾承加等之榮。可依前件。見同上

〔唐〕孫逖授張均兵部侍郎。制門下六官之任。夏卿尤重。貳職之選。時望惟屬。正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燕國公。賜紫金魚袋張均。才略通經。文詞濟美。修身自達。擅鴻陸之

羽儀蒞事無難。有龍泉之斷割。累拜省闈。彌彰器用。芳蘭可久。垂棘重歸。宜允副於僉擇。俾增修於舊政。可行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如故。見同上

張太常埴

新唐書張埴附傳說次子埴。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埴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埴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埴。非天子賜學士也。按此見唐李肇國史補埴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因幸內宅。顧埴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埴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埴。埴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

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垧始怨上。

清沈丙震曰。按天寶十三載三月垧貶盧溪郡

司馬。八月韋見素入相。則見素入相時。垧已就貶。非因此而缺望也。

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

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

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滌坡。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

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垧。帝怒。盡逐

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垧為盧谿郡司馬。垧自給事中為宜春

郡司馬。歲中還垧為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

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垧兄弟

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為祿

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垧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

問均。均安在。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均歿賊中。

舊唐書張垆附傳：說次子垆，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常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垆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嘗幸垆內宅，謂垆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垆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婿矣。垆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相，垆深觖望。天寶十三年

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寵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輕國。玄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於滙波。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垆所告。帝怒。盡逐張氏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垆爲盧溪郡司馬。垆爲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垆兄弟。世受

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瑄素有宰相望。深爲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瑄至。帝大悅。因問均。均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旣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均與陳希烈爲賊宰相。均死於賊中。

〔舊唐書刑法志〕初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歸。定所推之。宰爲六等。於是陳希烈張洎郭訥獨孤朗等七人。於大理寺獄賜自盡。

〔又后妃傳〕玄宗元獻皇后楊氏。生肅宗。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

必知運歷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垧。

又韋述傳蕭穎士者。聰儁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垧及述皆引爲談客。

又酷吏吉溫傳。會右相李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垧不叶。適之兼兵部尙書。垧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

又文苑蕭穎士傳。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垧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搢紳多譽之。

唐語林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等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垧。燕公子也。觀至所撰。謂弟垧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爲升降。垧與至善。以

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堦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爲千載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新唐書儒學孔至傳

同略

唐李肇翰林志。初國朝修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乾封以後。始曰北門學士。玄宗初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爲之。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謹。張垆。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

又天寶十二載。安祿山來朝。玄宗欲加同中書平章事。命張垆

草制不行。及其去也。怏怏滋甚。楊國忠曰。此張洎之告也。遂貶廬溪郡司馬。兄均建安郡太守。弟叔宜春郡司馬。

〔又〕貞元三年。陸贄上疏曰。貞觀中學士一十八人。太宗聽朝之餘。但與講論墳籍。時務得失。悉不相干。玄宗末。方置翰林。張洎因緣國親。特承寵遇。當時之議。以爲非宜。然止於唱和文章。批達表疏。其於樞密。輒不知。

〔又〕石銀臺之北第一門。向榜曰翰林之門。入門直西爲學士院。卽開元二十六年所置也。南廳五間。本學士駙馬都尉張洎飾爲公主堂。

唐韋執誼翰林院故事記。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

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貞觀中。祕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皆以弘文館學士會於禁中。其後永徽中。黃門侍郎顧琮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賢之目。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建學士院。俾專內命。太常少卿張垧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

〔全唐文張說爲男垧考語〕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道。載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以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以上下。

按此條已略見前張大理傳中全唐文則載爲張太

常考語且較詳故重錄此

張太常遺著

今存詩一首

奉和岳州山城

郡館臨清賞。

開一作

局坐白雲。訟虛棠戶曙。觀靜竹簷曛。懸榻

迎賓下。趨庭學禮聞。風傳琴上意。遙向日華紛。

右見全唐詩九十

五代

曹給事國珍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晉臣曹國珍傳。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

人也。曾祖藹。

五局本舊五代作靈

祖蟾。父絢。代襲儒素。國珍少值燕薊亂離。

因落髮被緇。客于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辟為從事。國

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禮闈。且掌書奏。其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尙書郎。每與人交。傾財無恡。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誚。高祖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于嚴陵。上表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又求爲御史中丞。時宰怒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護喪歸葬深州。崧旣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讜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輅旣發。國珍上疏言馮道旣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

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悒快。遭疾而卒。

引永樂大典卷四千五百十三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張彥澤傳。彥澤徙鎮彰義。爲政暴虐。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等伏闕上疏。論彥澤殺其掌書試張式之。冤皆不省。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

〔舊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十二月甲戌。以吏部郎中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

〔又〕天福四年正月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言。請于內外臣寮之中。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述。俾無漏落。別爲書一部。目爲大晉政統。

從之。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卿梁文矩。左散騎常侍張允等一十九人充。文矩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於近代。率由舊章。比及前朝。日滋條目。多因行事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于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尙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歷契千載。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

國朝文獻示
德所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矣。若翦截其詞。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啟爭端。而禮樂刑政。于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守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疏奏嘉之。其事遂寢。

〔又〕天福七年五月壬子。以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爲給事中。

廷琳按曹給事蹟。我縣舊志失載。明清以來。縣屬西辛里曹氏。如進士曹濡。及端妃曹氏。家世頗盛。豈卽爲給事之裔歟。惜無從詳考矣。

金

王經略子昌

〔明〕宋濂元史張柔傳金經略使固安王子昌善戰知名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爲固遠近憚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以還。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張忠武王柔勳德碑張甫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留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接戰甫懼乃退保定王子原作昌阻水爲固他將莫敢進公冒險徑渡出不意生擒之以歸。

〔元〕史何伯祥傳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張進堅守不

下。子昌金驍將也。柔命伯祥取之。兵逼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伯祥執槍馳馬。子昌反射之。中手而貫槍。伯祥拔矢棄槍。策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進聞之亦遁去。

〔畿輔通志官績錄〕王子昌守保定。元太祖定河朔。子昌堅守不下。戰死。

廷琳按王經略子昌。元史既載爲固安人。後又稱保定王。子昌。王氏滹南集亦同。蓋子昌本固安人。至其聯兵阻水。

則在今之保定縣。入民國改
名新鎮清河一帶。元史稱保定者。就其

戰地言也。考畿輔通志。即列子昌於固安。今從之。

李主簿思明

河南通志名宦傳李思明固安人。金明昌間爲邲縣簿。奉法循禮。不矜才能。歲旱禱雨多應。民刻石紀之。

廷琳按李主簿之名。不見於舊志。幸河南通志列入名宦。亦吾鄉之賢者也。惜邲縣志無從尋覓。未知縣民所刻紀德之碑。載錄否耳。

元

李警院天翼

金元好問中州集小傳李天翼。字輔之。固安人。金貞祐二年進士。歷滎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遷右警巡使。汴梁既下。僑寓聊城。落簿失次。無以爲資。辟濟南漕司從事。方鑿圓枘。

了不與世合。衆口媒孽。竟罹非命。輔之材具甚美。且有志於學。與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予謂天道悠遠。良不可知。而天理之在人心者。亦自不泯也。

〔清朱彝尊曰。下舊聞引函山旅話。〕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等。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

〔元史太宗紀〕二年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稅課使。以田木西李天翼使濟南。

〔元史耶律楚材傳〕楚材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

悉用士人。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

〔金元好問遺山集濟南行記〕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

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

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即元太宗七年秋七月。予來河

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

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

名仁傑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

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

齊以來有之。節錄

〔固安縣志隱逸傳〕李天翼。固安人。元好問以書薦於耶律公曰。

固安李天翼。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今祀於鄉賢祠。按元史無天翼名。又考金史天會四年天翼爲禮部侍郎。安撫河北東西兩路。必別是一人。

廷琳按李警院以金宣宗貞祐二年成進士。上溯金太宗天會四年。相距垂八九十年。與金史所載爲禮部侍郎之天翼。其爲二人無疑。惟警院既於哀宗正大六年八月。尙任爲滎陽令。後復移長社。開封二縣令。更遷右警巡使。即陞轉甚速。亦須數年之久。何以僅隔一年。元史便載其爲濟南徵收稅課副使。在元太宗二年。即金哀宗正大七年。與遺山所謂汴梁既下。天翼僑寓聊城。始辟濟南漕司從事者。全不合。考遺山

致書耶律中書薦達警院等四十九人。在元太宗五年四月。是時金崔立已於正月中以汴城降蒙古。金亡。警院由是改仕元。至太宗七年七月。遺山過濟南。正警院官濟南時。元史訛太宗七年事於二年。故於警院始末多不合也。我縣前此修志。僅曾見遺山致耶律公一札。便臆斷警院爲石隱者流。特立一隱逸傳以表章之。而不知與其生平出處。大相謬戾。又謂元史無天翼名。則更疎矣。然警院旣爲元遺山趙滏水諸賢津津稱道如此。其爲吾鄉不多見之賢哲。自不待言。宜其入祀鄉賢。馨香禋業也。

李警院遺著

今存七絕三首

還家三首

幽花雜草滿城頭。華屋唯殘土一丘。鄉社舊人何處在。語音強半是陳州。

牡丹樹下影堂前。幾醉春風穀雨天。二十六年漫一夢。堂空樹老我華顛。

殊音異服不相親。獨倚荒城淚滿巾。祇有青山淡相對。似憐我是此鄉人。

右詩見金元好問中州集

附錄

〔金元好問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

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見銅駝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怒焉如擣。况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見遺山集

〔又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贈別二首〕
衣冠八座文昌府。襪被三年同舍郎。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

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臥病王章自激昂。保社追隨
有成約。不應關塞永相望。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
座傾。但喜詩章多俊語。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干戈地。
百死相逢骨肉情。別後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記聊城。見同上

又送輔之仲庸還大梁。驂騑爭道渺翩翩。誰遣風塵失壯年。

四壁舊聞懸磬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淋浪一作滴別酒青鐙夜。

滅沒孤帆落照邊。想得還家過春半。故山清顯嗣立元詩選作都喬木滿

蒼煙。見同上

又送李輔之官青州。親朋離燕日相仍。又向扁舟別李膺。晚
節浮沈疑未害。中年哀樂自難勝。樊籠不畜青田鶴。朔吹初

翻白錦鷹。鄭重雙魚問消息。故侯瓜圃在東陵。

見遺山集續編

〔漢循吏故聞熹長韓仁銘〕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

乙酉。司隸缺下河南尹校尉空闕。典統非任素無績勳宣善缺下

仁前在聞熹經國以禮。刑政得中。有子產君子缺下尉表上遷

槐里令。除書未到。不幸短命喪身。為缺下祀則祀之。王制之禮

也。書到郡遣吏以少牢祠缺下勒異行。勸厲清惠。以旌其美。豎

石訖。成表言如律。缺下十一月廿二日乙酉。河南尹君丞

熹謂京寫缺下□□墳道頭訖成。表言會月卅日如律令。正

大六年八月日奉政大夫滎陽縣令李天翼再立石見拓本又金石萃編

〔金趙秉文漢故聞熹長韓仁銘跋〕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

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爲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煙草棘中。得爲礎爲瓦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闔然而日彰。然自古賢達。埋光鏹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尙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文題。

〔又李獻能跋〕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于史。則知班范所載遺逸者尙多。此碑文復埋沒於荒榛斷壟中。閱千載而

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鮮□□而樹之。然後大顯於世。其冥冥中亦伸於知己者耶。輔之疏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以一邑爲卑。留心政事。急吏緩民。鬻然有及物之意。行見□□褒□踐揚□□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不待附見於此。然則二君皆不朽人也無疑。趙郡李獻能。

〔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漢循吏聞熹長韓仁銘。金正大中滎陽令李天翼得之京索間土中。令石匠王福再立石。趙秉文周臣李獻能欽叔俱有跋。刊於碑之左方。今在滎陽縣廨。漢世重吏治。而仁在聞熹刑政得中。碑額稱循吏賢。

之也。仁自聞熹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也。仁既歿。司隸校尉愍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豎石以旌其美。於此見善政之效。而校尉風勸良吏之意。亦可尙已。兩漢書俱作聞喜。此獨從心。熹喜古蓋通用。碑八行。每行止存十七八字。天翼字輔之。固安人。登貞祐二年進士。歷滎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終右警巡使。

〔縣人曹樹殷固安兩鄉先生遺詩跋〕鄉賢李天翼字輔之事蹟具元遺山中州集甚詳。固安縣舊志紀載錯誤遺漏。沿訛已久。有明鄉宦蘇志臯字德明著作亦都遺佚。遺詩數首。僅存於錢牧齋列朝詩集。朱竹垞明詩綜。吉光片羽。尤足珍貴。

予今取中州集列朝詩集明詩綜所載兩先生遺詩及事略彙鈔一冊用以貽我鄉人俾將來修縣志者有所稽考藉以訂正舊志夫兩先生文章事業載在遺山牧齋竹垞諸名人巨帙原自彪炳千秋無庸另爲鈔存予之爲此者特以此等大著作雖流布天壤而先生桑梓之邦竟湮沒數十百年不知其詳是烏可不亟亟表章者乎後如訪求得獲鄉賢遺籍重行續錄是則區區之微意也。

哈孝子都赤

〔元史孝友傳〕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

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清邵遠平元史類編孝義傳〕哈都赤。固安州人。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乃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以報。遂割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其甘如是。數日病愈。

〔柯劭忞新元史篤行傳〕按與元史略同

張總管義

〔明崇禎〕固安秦士奇志。張義。明封邱知縣。張素曾伯祖也。自幼好學攻書。德重閭里。比長。膂力驍勇。尤精武畧。至正初。蒙徵召。

從戎有功。累陞至天下隨路打捕鷹房總管。

宋縣令著

〔清光緒定興縣志名宦傳〕宋著字彥明。固安人。元至正三年任定興知縣。務農桑。勵學校。法度嚴明。軍民敬畏。立碑縣署。容城尹費彝撰文云。鷹師寓縣境者以千數。農屋大擾。公抑汰被辱。訟言於朝。竟得請著爲令。

〔涑水縣志名宦志〕宋著。字彥明。大都路固安人。元至元五年知定興。常平規畫。各得其術。守法嚴明。軍民畏敬。後改知涑水。威德並行。政聲如治定時。

廷琳按宋縣令事蹟。我縣舊志失載。據定興志則今日該

縣署前。應仍存宋公德政碑記。惜無從一椎榻。以詳公考
之行迹耳。又按舊志載元中書宋子貞為縣之官莊里人。

官莊里屬萬春鄉。子貞元史本傳。謂潞州長子人。因亂徙居
趙魏。竊疑子貞由趙魏復徙居縣境。舊志所傳當所有本。又縣之陀頭

邨有元大都路總管府判官宋侯墓。則宋氏實為元代顯
姓。惜年久無從考其世係。未知其果為同族否也。

固安文獻志卷十一目錄

耆舊事彙

明

王郡丞騏

王莊簡公父

王莊簡公復

祀鄉賢
印存遺像

王太守松

王莊簡公族曾孫

王參政煒

王莊簡公玄孫



一



明尚書諡莊簡王公復遺像



縣後學劉恩涵敬重撫

明尙書王莊簡公遺像贊

嶽嶽莊簡令德克延勳垂明史日星昭懸父循良吏
治譜家傳于公陰德子大其塵公官通政才出班聯
英皇北狩蒙塵也先土城駐蹕邀往迎旃舉朝恇惑
爭避不前公奮袂起觸冒戈鋌天顏載覲使命克宣
忠義之氣千載見焉晉職本兵乘障巡邊絕塞萬里
要害移遷機宜動合靜息烽煙再移工部十二歷年
謹循法度節省緡錢經國偉望愈重八綖懸輿致政
優游林泉胸無城府性嗜簡編論大臣節終始克全
縣城西郭曾謁公阡今展公像風度儼然考德述行
第一鄉賢

縣後學賈廷琳拜撰

固安文獻志卷十一

天津徐世昌鑒定

縣人賈廷琳謹編

耆舊事彙

明

王郡丞騏

〔明嘉靖固安蘇志〕王騏字秉良。號存齋。沙堡屯人。少負奇略。遠謀於經史子傳。博覽強記。尤工詩禮學。爲文章。春容平實。不尙藻飾。而氣概橫出乎辭語間。補弟子員。適永樂初。以鄰縣生備城守。事定。授永清縣簿。尋調山東蒲臺縣。丁憂。民吏感惠不忘。詣闕保留。會有詔求賢。騏膺薦擢北京行部工曹主事。居官廉

介不阿。剛直自任。爲權貴所嫉。以事左遷河南舞陽知縣。初縣多盜賊。標掠村落。人不聊生。官吏亦被戕害。騏設法捕禁。獲其渠魁。誅之餘。悉喻以禍福。縱去。歲饑流殍載塗。惻然不寧。捐俸易米粟賑恤。其顛連由是全活甚衆。又以賦稅遠輸爲患。請折布花之半。以供官民。至今告便。考滿入京。時仁宗監國。詔諮民隱。騏手疏條陳利害數事。獲賜馳驛而還。尤注意學校。考課諸生。日加月益。士子駸駸仕途者。感戀不忘。解任之日。行李蕭然。縣人懷其德。走白當道乞留撫字。朝廷嘉其能。陞裕州同知。仍掌縣事。耄倪歡騰。如獲珍璧。騏政治有加無替。臨蒞未久。宣德元年秋以疾卒。年僅五十大學士高穀爲撰墓表。

舞陽縣志名宦傳王騏順天固安人明永樂中由生員任工曹主事改知舞陽縣事初下車二麥災民以告騏請折納布花以便公私年饑發不待報民賴全活三載課最給驛還任操履益堅宣德元年以疾卒於官民至今悼焉

河南通志名宦傳王騏直隸固安人永樂中知舞陽時夏麥災秋禾無收騏請以布花代輸公私俱便隣縣效之民饑發賑不待報賴以全活者甚衆比書最朝廷嘉其績給驛還任時人榮之

清章學誠永清縣志賈信字中孚永清人元至正中師事固安王騏有志聖賢之學凡禮樂名數星曆兵制食貨水利之類皆

相與孰究之。

廷琳按王郡丞卒於明宣德元年。其年五十。當生於洪武十年。今永清志言元至正中賈信相從問學。蓋非考賈之從學。當在永樂中王公爲永清縣簿之日。其謂元至正中者誤也。

王郡丞遺著

今存詩八首

舞陽縣雜詠

南山

危巘崑嶽聳碧空。乾坤始闢判鴻濛。雲開鬱鬱丹青露。雨過葱蔥紫翠重。峻岫春深羣草秀。高峰日映晚霞紅。邑民鍾此多仁

厚。百里熙熙太古同。

舞陽水

源泉混混無時息。岸畔旋歸三里河。一派清流頻輾轉。四時和氣自婆娑。能穿大地爲瓊液。解入長淮作碧波。千古邑名由此始。至今官宦守廉多。

夜月望章華臺遺址

長空萬里夜澄澄。遠眺章華月色明。銅漏聲遲星斗轉。碧天雲淨玉河橫。冰輪皎潔山川麗。寶鑑嬋娟宇宙清。往事紛紛何暇論。幸逢盛世樂昇平。

晚渡沙河

烟波浩浩際平沙。茅舍灘頭八九家。汎汎柏舟驚落雁。招招蘭
槳蕩殘霞。風來綠水千層浪。月上黃蘆兩岸花。幾度朝天經此
地。傍人漫道泛仙槎。

西湖

西湖如鑑在官衙。孰樂亭前景色佳。夜半水簾籠壁斗。日高波
影動龍蛇。客停柳岸觀魚藻。風放篷舟蕩藕花。不是尋常遊行
地。偏宜范老度年華。

漢舞陽侯樊噲祠

漢封侯爵位親臣。十八叢中第幾人。怒髮衝冠驚霸王。擁干排
闥諫丹宸。鴻門事業傳千古。舞邑蒸嘗報萬春。幾度祠前蘋藻

薦儼然遺像至今新。

麥田

芄芄萬頃雨初收。陣陣風翻翠若流。野雉天晴常隱見。沙鷗日暖欲沈浮。遙觀牧叟垂鞭策。疑是漁翁下釣鉤。願秀雙歧爲稔歲。養民供賦兩無憂。

桑

滿野柔桑發綠枝。民安物阜太平時。青雲影裏鷓鴣嘯。碧樹陰中戴勝飛。葉沃已知蠶食足。繭纒應見女工奇。舞陽風似爾民厚。百里絃歌七月詩。

右見舞陽縣志

王莊簡公復

明嘉靖固安蘇志王復字初陽沙堡屯人裕州同知驥子天性寬厚沈靜寡言三歲喪母及長事繼母以孝聞知縣劉敬見其氣宇磊落而莊重有威博學強記而不樂遊戲知他日必爲經濟之器深愛重之補弟子員教諭陳遜憫其純篤寒苦惓惓有成就之意平日人未見其誦讀而於聖賢旨趣性理蘊奧悉研窮默識爲文冲淡善於講解同列謂之王訓詁督學侍御每試必稱賞不已正統六年舉鄉書七年登第九年授刑科給事中十年陞通政使司左參議景泰初也先擁英宗入關邀大臣迎駕復奮然欲往遂充禮部右侍郎爲正使齎捧敕書以行至德

勝門外。得仰瞻御容。頓首拜泣也。先怒。令左右持刃迫脅。仍以
數事詰責。復反覆辨論不屈。英宗止之曰。休與他辨。將紙筆來。
寫啟與皇太后。知道也。先實意送朕來。即著大臣出迎。復等奏
稱倉卒出城。未將紙筆。英宗笑曰。好秀才官。連紙筆也無。口傳
去罷。遂回也。先遣騎馳追。欲加害。復等已入城矣。遂陞右通政。
景泰四年。持節册封瀋王妃。賚予一無所受。五年。轉左通政。累
陞兵部左侍郎。尙書。調工部。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以
疾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廕子瑁。琛。璟。孫驥。曾孫采。入監讀書。
崇祀鄉賢祠。

清張廷玉明史王復本傳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

授刑科給事中。聲容宏偉。善敷奏。擢通政參議也。先犯京師。邀大臣出迎上皇。衆憚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侍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爲懼。還仍蒞通政事。再遷通政使。天順中。歷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房能。奏追襲河套部衆。有旨獎勞。復以七百里趨戰。非宜。且恐以僥倖啟釁。請敕戒諭。帝是之。進尙書。錦衣千戶陳珏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戶。復言。襲本先帝命。然非軍功。宜勿許。遂止。毛里孩擾邊。命復出視陝西邊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軍反居內。

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迤北墩墩。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爲溝牆。庶息響相聞。易於守禦。其經略寧夏。則言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遼絕。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爲臺五十有八。其經略甘肅。則言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銳挫。急何能濟。請於甘州五衛內。各分一千戶所。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

所軍伍。則於五衛內餘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墩。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爲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參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之。復在邊建置多合機宜。及還朝。言者謂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珪代之。改復工部。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時。中官請修皇城西北迴廊。復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亦言災沴頻仍。不宜役萬人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給胖襖鞋袴。復執不可。曰。朝廷制

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得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軍則歲給冬衣布棉。此成憲也。奈何渝之。大應法王劄實巴死。中官請造寺建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宜創此制。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人供役云。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言官言其衰老。乞休不許。居二月。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鄒幹薛遠。乃傳旨並令致仕歸。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清孫奇逢畿輔人物考〕王莊簡公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土木之變。由給事加爲禮部侍郎。往迎上皇也。先謂復等小官。可令胡濙于謙楊善等來。復歸。英宗復辟。改兵部。又改工

部。尙書識治體。善節縮。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明國子監進士題名碑〕正統七年壬戌科劉儼榜。王復成第二甲第十名進士。

〔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五月。陞刑科給事中王復爲通政司右參議。十月乙酉陞左參議。

〔又〕是年十月己未。虜衆奉上皇車駕登土城。邀大臣出迎。帝疑其詐。乃陞通政使左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王榮

地按卽
榮卽

爲太常寺少卿。遣復榮出城朝見。進羊酒等物。旣見令復榮回。復邀于謙石亨王直胡濙出見。廷議以謙等國所倚仗。不遣

明劉定之。否泰錄野仙復遣使言欲和。十月十七日以通政參

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環甲胄。屬弓矢。太上帶刀引復等前。露刃挾之。復等拜訖。野仙揮却羊酒。取勅視番字。太上取勅視漢字。野仙謂復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明陳建皇明從信錄。正統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喜寧喉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刃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

人方回而虜復縱騎攻城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略同

清顧亭林昌平山水記出德勝門八里爲土城元之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于土城。卽此地也。

清敕編通鑑輯覽正統十四年冬十月。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喜寧。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喉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復榮不得見上皇而

還

按此謂不得見上皇與諸書所載迥異

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甲寅。敕居庸關及宣府大同諸邊將曰。自土木師潰之後。也先累言送上皇還京。朕喜以爲實然。三遣使賫書及金寶繒錦往迎。不見送來。十月也先親率人馬犯京師。至土城外。又言送上皇還。朕念至親。立遣王復王榮出迎。虜意遂變。乃知也先欺詐。今聞又以送駕爲名。顯是欲來窺伺邊境。倘彼復來。爾等其念宗社爲重。固守城池。拒絕勿納。毋墮虜計。以誤國事。

明景宗實錄景泰五年三月己巳。陞通政使司王復爲左通政。十月。通政使司左通政王復丁繼母喪。命奔喪。起復。後陳情乞終制。不允。

又景泰六年二月乙酉命通政司左通政王復復任以奔喪還京也。

明英宗實錄天順元年三月禮部侍郎鄒幹奏殿試天下舉人二百九十四名合請讀卷並執事等官上命通政使王復等十一人爲讀卷官八月甲寅陞通政司通政使王復爲兵部左侍郎

又天順二年正月辛酉命兵部左侍郎王復掌本部事

明憲宗實錄成化元年秋七月兵部左侍郎王復等以前四川安綿等縣屢被番蠻劫殺提督茂州衛關堡都指揮僉事呂昇不嚴督哨守而副總兵都督僉事盧能參將都指揮使用貴都

指揮僉事李文及整飭兵備副使王用皆隱匿不奏請代罪上曰罪本難恕事今已寧姑宥之再爾不貸

〔又〕是年八月延綏總兵官都指揮同知房能等奏北虜久潛河套自西梁墩空突入犯邊官軍會合追勦至賊巢地名蓆把都川約七百餘里斬獲賊首一十三級馬牛羊器仗衣帳等各以百計上命梟賊首于邊分給馬牛羊器仗衣帳等於將士各賜敕獎勞能等既而兵部左侍郎王復等言兵法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今能等所奏虜寇既以入境是不能有以待之及其遁去而率兵窮追是又不知百里趨利之戒恐其僥倖而啟釁且昧思患預

防之道。請更戒飭之。上從其請。

又成化二年春正月。十三道監察御史魏潮等言。邇者虜寇犯邊。擁衆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被其殺掠殘破。不可勝計。物情洶洶。殊爲可畏。兵部乃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伏望皇上特降敕旨。切責總兵等官。通將各營兵士。逐一點驗。如法操練。仍簡命給事御史各一員。不時點閱。設有賣放占役等項。就將該管頭目。通行參究。然所以選將練兵。而內修外攘者。其責尤繫于兵部之得人。今尙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且右侍郎缺久。宜慎選其人。以充任。則武備修而戎狄懾。上是之。但以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效。餘下六部

都察院議行之。

〔又〕是月唐王瓊烜奏近聞襄陽南漳等縣賊勢猖獗。南陽城池空虛。護衛軍士調守鄧州。府中無人護守。乞敕該部選將出師。作急前來剿賊。事下兵部。尙書王復等以爲南陽府城已調附近衛所軍士協守。其護衛軍士調守鄧州者。事難數改。而荆襄未靖。已遣總兵官朱永等率師討之。恐王未知也。宜以此意敕諭王以安其心。從之。

〔又〕二月庚子。禮部尙書姚夔奏。三月初一日殿試貢士。合請讀卷。並執事官。上命兵部尙書王復等十二人爲讀卷官。

〔又〕三月。兵部尙書王復等奏劾大同總兵官楊信等罪。宥之。先

是信與寧夏總兵官都督僉事王煥巡撫都御史項忠會師延緩討虜。虜退班師。于是復等奏討虜諸軍。惟李杲所統寧夏兵五千。于花馬池斬獲三十餘級。楊信所統大同兵一萬。惟都指揮羅俊。呂原于河曲等處斬獲一十餘級。任壽王煥。項忠所統陝西兵一萬。惟都指揮林盛于環縣斬獲首虜九級。其楊信任壽王煥。項忠俱未聞與賊一戰。縱賊殺掠人畜。不可勝計。畏怯失機。宜治其罪。有旨信等既受命討賊。不能輸忠効力。以圖成功。宜治其罪。但邊境已寧。姑宥之。

〔又〕四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奏。國朝設布政司以統列郡之政。設都司以總諸衛之兵。又設按察司以糾之。又遣御史

以按之。近以四方多故。又遣都御史以巡撫之。然御史出巡。止千一年或三年。而都御史巡撫。乃至五六年或八九年。雖云熟一方事體。不免玩易弊生。若以三歲爲期。則行事更新。人知警勵。事下所司定議。兵部尙書王復。會吏部尙書王翺等議。巡撫之任。以防邊禦虜。調兵討賊。饋餉賑饑。撫安兵民。皆是重務。若三年一易。則一方利弊。未能究知。凡百所爲。率皆苟且。不爲經久之計。忠所言難從。上是之。

〔又〕是月乙丑。征夷將軍都督同知趙輔。贊理軍務都御史韓雍。奏。臣等奉命討賊。旣已破大藤峽。擣其巢穴矣。然其流劫四出。未盡勦除。今又分兵數道進擊。臣等率大軍以督戰。隨處搜戮。

首惡已擒醜類就殄其未殄餘賊旋即戡定捷聞兵部尙書王復等請降敕嘉獎且命勦絕餘賊以靖地方無貽後患從之

又五月辛未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奏比有兵部以河套虜衆謀欲犯邊擬調陝西諸衛官軍并僉點延綏諸處民兵分守榆林延綏鄜慶諸營堡又敕協守涼州都督僉事趙英統領都指揮仇勝等騎兵五千赴延綏諸邊往來遊擊今賊衆可六七千而英所統兵數少彼己之勢不敵又兵家貴有節制如往者毛里孩侵犯神木命彰武伯楊信節制諸軍故不至於大失今英名位素出信下難以統馭各邊都指揮等官事下兵事尙書王復等覆奏謂忠言威勢不敵則延綏等處營堡屯戍並增

調官軍已三萬二千有餘。未可以爲不敵。謂英難統馭各邊都指揮。明有體統。謂楊信節制諸軍。不至大失。蓋忠與信去年受命往征延綏。各假持重爲名。擁兵不戰。縱賊擾攘。爲本部所劾。故爲此說。以掩其前日怯懦之罪耳。第英所統寧夏兵。至秋亦欲還守本鎮。不能久戍。而虜酋毛里孩今歲必復大舉入寇。忠所奏事宜如此。宜會廷臣議之。

〔又〕是月兵部武選司郎中楊琚自陝西記功還。疏備邊四事。曰修武備。曰恤軍餘。曰慎邊報。曰公賞罰。上以其言切於時務。命所司看詳以聞。于是兵部尙書王復等議以爲可從。遂命如議行之。

又。是月兵部尙書王復等慮兩廣流賊餘黨未平。請移文馳諭總兵官趙輔等。會議方略。從之。時輔等已平大藤峽及高廉博白洛容諸賊黨。至是奏言地方稍寧。意欲班師。復言輔等前後奏詞有不同者。又不詳陳可以班師與否之故。宜令再議方略。遂移文諭輔。令會監督贊理遊擊等官詳議。如兩廣果盡寧靖。保無後患。卽區畫治安之策。及旋師之故。以聞。或殘賊尙未盡殄。則量留官兵協剿。必撫捕得宜。使無後患。庶副委任。

又。六月。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瀛等奏賊首石和尙石和尙集衆千數。燒劫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柴成。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民挾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遇害。因劾能等罪。

事下兵部。尙書王復等請敕提督湖廣軍務尙書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賊人行劫之所。運謀剿殺。仍請敕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剿。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護城池。從之。

又是月壬子。制諭彰武伯楊信。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京營兵往延綏討虜寇。先是延慶守臣奏報五月初十日。虜衆可二萬。分爲五路。長十餘里。入境內。兵部尙書王復等。因請敕馳諭陝西延綏寧夏鎮守巡撫等官。併力飭兵防禦。仍請會官推舉武職重臣。令調京軍往剿之。有旨虜已入延綏境。調兵往剿。恐綏不及事。可再議以聞。復等又請敕都督同知趙勝充副總

兵。統京操騎步精兵萬人。期以七月往勦。又得旨令俟信至詳處之。至是信至。復乃與會昌侯孫繼宗、大學士李賢等集議。以爲虜犯延綏。實欲俟今秋大舉。以掃夷氛。以安邊境。第彼地糧草不給。未可輕動。今宜量遣信等將兵討之。上以爲然。遂敕信充總兵官。將京營兵往延綏境上。會鎮守總兵等官飭兵勦寇。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成化二年六月。大學士李賢奏。河套與延綏接境。今毛里孩居處其中。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於是兵部尙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寧夏延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敕令整飭兵備。候

期調發。帝允所擬。

清王鴻緒明史彙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給胖襖鞋袴。復執不可。余子俊詢其故。復曰。朝家制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其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師則歲給冬衣布棉。此成憲也。今奈何踰之。子俊歎服。

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年六月。福建沙縣學訓導周復上平夷十事。一調選將士。二激發智勇。三預察地形。四成算方略。五修飭兵器。六廣備軍餉。七嚴明號令。八采納衆謀。九公行賞罰。十儲養武俊。奏入。上嘉其言有理。命所司看詳以聞。於是兵部尙書王復等覆奏。以爲復言察地形。算方略。修兵器。嚴號令。采衆謀。

數事則宜令總兵官楊信參酌行之。而備兵餉則宜行戶部參酌預備。其餘則皆已行。及有碍難行者。上曰如議。

又是月安遠侯教讀訓導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奏入。上令仲衡隨彰武伯楊信剿賊。仍命兵部看詳所言以聞。尙書王復等覆奏。以爲仲衡所言厚賞賚。宜命戶部區畫。選土人命巡撫都御史項忠裁處。搜鈔河套方略。命總兵等官楊信等參酌用之。至其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則恐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如涼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

又八月命兵部尙書王復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秉整飭邊備陞山東左布政使原傑爲右副都御史戶部郎中閻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地方時兵部尙書王復等以西北虜寇深入條上邊防事宜上命文武大臣會昌侯孫繼宗大學士李賢等會議一各邊兵備近多廢弛雖巡撫有官而任久人玩今邊務方殷宜及時整飭請於在京尙書都御史內簡命二員一員自大同抵遼東一員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等事務爲審處總兵等官臧否其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宜黜陟與凡邊境事宜悉聽區處餘七條未詳議上皆允行之命復赴延綏迤西整飭邊備。

又。是月。兵部言陝西守臣屢報河套虜賊深入。攻縣治。掠民財。殺指揮知縣等官。惟都指揮林盛與戰。雖損失軍馬。亦能生擒寇賊。其總兵參將等官。既不能出奇剿截於其來。又不能據險邀擊於其去。請命整飭邊務。尙書王復會同巡按御史究治之。

又。十二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司整掌司事。先是蒙古入延綏。陝西鎮守巡撫等官。舉整統領西安左等四衛官軍。操守環慶。至是。白戶平俊等六百餘人。詣尙書王復言。整才智超越。得軍士心。乞令回掌都司印。復具以聞。故有是命。

又。是月。命都指揮張翊兼守備靈州。陞指揮僉事鄭英爲署都指揮僉事。掌興武營事。從兵部尙書王復薦也。

又成化三年四月。改兵部尙書王復爲工部尙書。

又成化四年二月辛丑。兵部奏。先因尙書王復。體量道理遠近。歸併邊軍。數有多寡。令於近衛補充。寧夏所少。例應西安等衛。選補甘肅所少。例應洮岷等衛。選補。今鎮守陝西寧遠。伯任壽。以腹裏各衛軍伍多缺。無可調遣。邊方多警之時。豈應減殺原額。宜行壽等斟酌於鄰近衛所僉補。勿悞邊備。從之。

又是年十月甲辰。吏部尙書李秉。禮部尙書姚夔。兵部尙書白圭。工部尙書王復等數十人。俱于左掖門外候午朝。期已久。以爲尙早。誤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有怠慢。論法本當逮問。旣引咎姑悉宥之。

又成化五年三月。命工部尙書王復等十三人爲殿試讀卷官。
又成化六年六月戊辰。順天河間永平等府大水。辛未。命總兵
官趙輔。工部尙書王復。太監黃順。督官軍修理九門城垣。疏濬
諸巷水道。

又成化七年三月。增置工部屬官三員。往直隸太平府蕪湖縣。
湖廣荊州府沙市。浙江杭州府城南稅課司三處。專理抽分。前
此三處客商停聚竹木市賣。有司惟收其課鈔。至是工部尙書
王復。以在京蓋造公署成。供應器物。及在外料造軍船。費用缺
乏。建請添官分往抽分竹木。變賣銀兩解部。以爲營繕之費。是
年所得僅餘千兩。其後續差者務多得爲能。歲歲加益。至以萬

數。遂事腴削。商人不便。頗有怨聲。屢懇于朝。皆不知省。

〔又〕成化七年秋七月甲戌。復徙平夷。清平鎮。靖三堡于舊城。時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余子俊言。響水白洛城塞門三堡。往者兵部尙書王復行邊。徙置黑河山等處。易今名。今軍士皆言平夷水脈頓涸。清平鎮。靖又去水太遠。其舊堡響水等城。尙完好可居。乞仍舊處。其新堡量兵護守。遇警暫時按兵於此。巡哨。兵部議可從之。

〔又〕十月丙戌。戶部尙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事下工部。尙書王復同太傅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尙書姚夔等官。議得古通惠河道開座。設若開通修砌。可以泊船。可以

運糧。誠有益於國計。請旨簡命戶工二部堂上官各一員。會漕運參將袁佑。率識達水利官匠。前往相度。

〔又〕成化八年正月己未。工部奏漕運總兵楊茂先乞修通州至大通橋舊河石閘。以免官軍車運之費。有旨命戶部尙書楊鼎等勘報。上命依原擬量撥官軍四萬。令總兵官趙輔郭登統領。先濬京城壕塹。仍以太監黃順。工部尙書王復兼董其役。

〔又〕三月丁未。命工部尙書王復等十二人爲殿試讀卷官。

〔又〕成化十年六月辛丑。工部尙書王復九年任滿。命復任。

〔又〕成化十一年三月己酉。命工部尙書王復等十五人爲殿試

讀卷官。

〔又〕成化十二年三月戊午。命都督同知趙勝。工部尙書王復。統五軍三千。神機三營官軍五千。十二團營一萬五千。修京城。先是有旨撥三大營官軍四萬。修理京師九門城垣。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言三營官軍不及四萬之數。故以團營軍益之。

〔又〕九月。工部尙書王復嘗請以其子琛爲國子監生。未久而死。至是乃自陳正統末使虜之勞。請令次子璟入監。允之。不爲例。

〔又〕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吏部尙書尹旻。戶部尙書薛遠。禮部尙書鄒幹。工部尙書王復。掌通政司事。工部尙書張文質。俱自陳乞休致。詔曰。卿等宜盡心供職。所辭不允。

〔又〕成化十四年三月丙子。以工部尙書王復等十四人充殿試。

讀卷官。

又十月庚申。手敕加兵部尚書余子俊。刑部尚書林聰。工部尚書王復。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張文質。為太子少保。俱仍舊視事。

又成化十五年冬十月戊子。戶科都給事中張海等。以災異上言五事。一今天災荐至。地道欠寧。皆由寅亮變理者不職所致。今南京兵部尚書豈遠。年加衰憊。才愈荒疎。先年總理京儲。曾被劾退。今復寄以留京。豈能勝任。南京吏部侍郎錢溥。素乏清譽。屢見彈劾。老悖不明。藻鑑安在。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鼎。才非經國。職業未修。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王復。年齡已老。精力亦

衰。此數臣者。上不能和陰陽。下不能安百姓。地道示戒。天意可知。乞將溥罷歸田里。遠等俱令致仕。

〔又〕是月庚寅。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王復奏乞致仕。詔曰。卿辦理部事。積有歲年。茲宜加勉。以副朕懷。不允休致。

明陳建皇明從信錄。成化十五年九月。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等。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於腹心。復。喉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竝賜歸。

明尹直嘗齋瑣綴錄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戶部尙書楊鼎工部尙書王復南京兵部尙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旨所致宜加黜罷不允鼎初與劉叔溫極厚後以干託事多不能盡從遂見啣至是鼎知叔溫等所主與復求致仕皆見留鼎又求去從之時溥以進表詣京聞於途既至陛見後出吏部尹冢宰同仁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當之同仁笑曰諺云女墻牙疼却灸丈母脚跟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遠聞劾亦馳疏辭有旨褒留歲暮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己乃謀於汪直復嗾科道重劾

復遠與鄒宗伯幹當罷。朝廷遲回數日不允。汪力贊去之。乃留。劾贖於中。傳旨賜歸。

〔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乙亥。命禮部尙書鄒幹。工部尙書王復致仕。令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戶部尙書楊鼎例。南京兵部尙書薛遠。亦令致仕。俱賜敕以歸。時幹等俱爲科道所劾。奏求致仕不允。尋傳旨令致仕。

〔又〕成化二十一年六月。致仕太子少保工部尙書王復卒。復字初陽。順天府固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初授刑科給事中。陞通政使司右參議。尋轉左也。先入寇時。選能使蒙古迎駕者。復請行。遂充禮部右侍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同往。還陞右通政。再轉

左。丁繼母憂。奪情起復。踰年陞通政使。遂遷兵部左侍郎。命清武職。貼黃。成化初擢本部尙書。以陝西多事。命出巡邊。得便宜行事。凡所建置。多合時宜。言者謂復居兵部非宜。改工部。久之加太子少保。已而乞致仕。從之。賜敕而行。仍令有司如例給夫米終身。至是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莊簡。賜葬祭如例。復重厚寡言。雅志冲澹。遇人不設城府。臨事審處。綽有條理。與人言未嘗有矜異色。一時公卿有大臣體者。惟復。人不盡知也。且好古嗜學。廉約自守。不事矯亢。故能以德量保其祿位而終。近時大臣歿而得諡者。多出於同年當道。子居顯位。惟復以公道得之。

王莊簡公遺著

今存奏疏十五首
碑記可考者一首

又略見前三首

請仍飭總兵官芮成等會兵討賊疏

先因四川總兵官芮成。都御史汪浩。及貴州鎮守內官鄭忠副。總兵李安等互奏失機。已遣給事中秦崇。御史吳瑀。錦衣衛鎮撫趙璟。往彼覈實。且命璟星馳回奏。命崇等就會諸將議兵討賊。今璟已回奏。而崇等亦有奏至。事下臣等看詳。其芮成。李安所奏。各有虛實。而成及汪浩。又殺降要功。激變貽患。以速治。然自成等退軍後。永寧等處。又有賊情。欲行成等仍督諸將會兵討賊。待事寧。併勘回奏。以俟裁處。從之。

成化元年十二月

請移文尙書白圭等速剿荆襄土賊疏

比緣兩廣荆襄弗靖。朝廷遣都督同知趙輔。左僉都御史韓雍等征兩廣。工部尙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等征荆襄。今廣西捷報已至。而荆襄未聞捷音。宜移文圭等。令亟剿除。以紓朝廷南顧之憂。從之。成化二年三月

請將廣西失機各官究治疏

廣西猺賊攻陷洛容縣治。越入博白縣城。殺虜官民人口。劫掠印信。燒燬公廨民居。其守禦百戶等官失機者。宜令巡按御史執治之。又全州臨桂宜山平樂等境。亦被多賊殺掠焚燬。不可勝計。其守禦都指揮等官失機者。宜令巡撫等官究治之。又總兵官趙輔。都御史韓雍等。已奏荔浦修仁大藤峽等處賊已殄。

滅。今又滋蔓如此。蓋其漏網者必多。宜令輔及雍等調兵分剿。務使根株悉拔。噍類不遺。以除後患。悉從之。

成化二年三月

劾寧夏都督僉事李杲懷姦退縮疏

先有敕命鎮守寧夏都督僉事李杲帥兵往延綏。聽總兵官楊信節制擊賊。既而李杲奏將往延綏。因賊入寧夏境。引兵剿殺。且欲與鎮守寧夏等官會議還駐靈州操守。臣等按杲既奉敕往延綏。若寧夏有警。在彼守臣自有調度。杲何必旋師會議。又止巡邊而還寧夏。守臣會議安在。顯是抗違敕旨。不服楊信節制。且畏延綏達賊。託故以避。既方命不忠。懷姦退縮。又復節詞罔上。宜重罪之。已行遣官體勘待報以聞。上是之。

成化二年四月

覆陳防範苗賊餘黨機宜疏

荆襄流民嘯聚為寇。時賊黨焚燬巫山縣治率因石和尚倡引其黨雖平而

此賊猶在。苟剿之不豫。勢必復熾。宜移文提督軍務工部尙書

白圭等詳議賊勢緩急。及可以罷兵與否。或令暫留監督總兵

一人量領官軍與都御史王恕。右參將王信。急殄賊首。以靖地

方。并區畫久安之策以聞。仍請行四川鎮守等官。急調兵往夔

州守據要害。行守備漢中都指揮等官一體防範。遇警彼此相

應。前後夾攻。使賊進退無據。然後可以成擒。報可。成化二十六年六月

詳陳整飭陝西邊備情形疏。明陳建皇明從信錄曰。按斯地營堡蓋寡。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

當事者自傳地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纒緊頸之心。而委任權利。則實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尙書者。不可得矣。

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一帶邊備。看得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起。西至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邊界。東西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憑墩臺城堡以爲守備。緣有舊城堡二十五處。原設地方。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一百二十餘里。近至五六十里。軍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聲息。倉卒相接。比及調兵策應。軍民已被搶擄。蒙古俱已出境。雖稱統領人馬。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人民不知防避。其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皆稀疏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兵巡撫等官計議。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

俱係極邊要地。必須增置那移。庶爲易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
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委官監督。併力興工。將府谷
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
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鵲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甄

明

從信錄
作瓶

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

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雙山堡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
營。安邊營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方。崖寺子三
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
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
俱於附近軍民內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

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遮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糧草。容人馬。庶幾墩臺稠密。而易於瞭望。烽火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聲勢相倚。而可以遙振軍威。從之。

咸化二年十一月

請以指揮使神英等十員分守城堡疏

延綏慶陽東西二路沿邊城堡共二十七處。其間榆林龍州等城。孤山府谷神木柏林高家坡羅大兔鶻等堡。及定邊營。尤爲緊關要害。蒙古不時出沒之處。苟非得人。恐難戰守。臣會總兵都御史等官。推得指揮使等官神英等十員。年力精壯。驍勇有謀。乞陞署職。令操守分地。以神英劉寵仍守榆林城。岳嵩守龍

州城。耿雄守府谷堡。朱政守神木堡。東鉉守柏林堡。隋能守高家堡。劉釗守波羅堡。傅英守大兔鶻堡。廖斌守定邊營。兵部覆奏神英傅英劉寵耿雄東鉉廖斌屢被衆薦才識尤長宜陞署都指揮僉事。隋能劉釗朱政岳嵩宜仍舊職操守從之。

年月同上

奏陳整飭寧夏三路邊備情形疏

寧夏三路皆衝要中路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原無墩臺東西二路營堡墩臺相去甚遠聲息不接蒙古深入路皆經此不即經理何以保障請以東路興武營移至近裏與花馬池靈州東西對直各一百里自花馬池東南紅山兒至環縣等處西南長流水至小鹽池等處西路自河北分水嶺至固原半箇城等處。

及永安墩至靖虜等處。中路靈州至石溝兒。一路往韋州胡蘆
硤等處。一路接小鹽池至萌城等處。每二十里添設墩臺一座。
共五十有八座。周圍築牆掘溝。務在寬廣。可容運糧接遞軍民。
客商投宿避害。量摘附近衛所屯守軍餘。每墩撥給五人。看守
瞭望。庶幾營堡相連。烽火相接。而易於應援。鹽貨流通。糧馬漸
增。從之。成化二年十二月

參劾畏賊失機各官疏

七月蒙古由花馬池散入平涼諸處劫掠。越二十日。參將韓斌
王安游擊將軍趙英等。合兵截其歸路。衆寡不敵。蒙遂入興武
營。副總兵張榮畏其勢衆。不敢進兵。蒙尋入靈州。總兵李杲畏

怯不出。使都指揮焦政出戰被殺死。八月賊入固原州。都指揮林盛軍屯甘州羣牧所城外。遣指揮董晉等截殺。獲一人。斬首二級。尋復遇賊。戰於西山長城。大衆突至。官爲賊殺死者二十二人。賊遂擁衆至羣牧所劄營。官軍堅壁不出。賊分衆攻陷開城縣。殺知縣于達。教諭湯敏。大使汪士讓。虜其妻子二十餘口。居民一十六戶。遂長驅深入靜寧。隆德等六州縣大掠。蒙旨令臣覆實。謹具以聞。臣謂林盛等畏縮失機。宜置於重法。都御史項忠雖往延綏會議邊務。聞賊入境。宜兼程回平涼調度軍士應援。今乃在途。延綏日久。致誤軍機。亦宜逮之。諭曰。項忠林

盛趙英王安韓斌侯邊警寧息奏聞處分。時李杲已謫邊戍。張

榮以才不勝代回。故不及也。成化二年十二月

添設延綏駐劄兵將疏

今天下一統。諸種番夷。雖或出沒。不足深慮。惟此蒙古。動輒長驅深入。最爲邊患。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皆有高山大川。長城固壘。限隔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餘里。實天造地設之險。洪武間。東勝迤西路通寧夏。墩臺基址尙存。永樂初。殘胡遠遁。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棄河不守。且延綏地方。東起府谷。堡西至定邊營。縈紆二千餘里。今聲息稍緩。亦可因循度遣。倘班師之後。賊若復來。何以支持。且大同宣府兩處地方。通無二千里遠。又皆控據雄險。尙有正副總兵參將協同守備共一十

二員。寧夏三路不滿千里。亦有正副總兵參將協同守備八員。延綏城堡窺遠。最爲難守。止有總兵參將三員。調度豈能周徧。議者咸謂若依舊守把黃河險阻。實爲萬全之計。然今賊未出套。宜因時損益。不拘故常。於延綏添設協同參將二員。於高家龍川緊關衝要城堡駐劄。往來提調。互相策應。就將先調陝西鄜慶等處官軍存留四千員名。相參土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甘肅兌回慶陽衛官軍八百一十七員名。共轄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添撥各堡輪班操守。缺少器仗。行總兵等官候大軍回京之日。將原領官軍盔甲神鎗銃砲。於內量數存留。交與少監秦剛收管備用。庶幾戰守有人。而邊備充實。軍馬有常。而糧草

易供矣。

成化三年三月

請將李均保等放回原衛隨住疏

鞏昌臨洮衛舍餘李均保等二百八十名。先年招募在官聽調赴京。接應殺賊。景泰元年起。調靈州操備。及寧羌鳳翔等衛所。連雲棧青陽等驛站軍。姜迪等三十六名。先年祖父爲事編發各驛充軍。自備鞍馬鋪陳什物擺站。景泰四年調送寧夏操備。且均保等原非正軍。而與正軍一體差操。因關行糧。家屬又無月糧養贍。歲久逃亡。一例勾補。揆之人情。誠有不堪。臣以爲均保等宜放回原衛隨住。姜迪等宜退回原站走遞。以後如果缺人調用。宜另於丁多之家選補。庶幾人得甦息。事體允當。

成化三年三月

奏陳整飭甘肅邊備情形疏

甘肅所屬十五衛所地方。雖有遠近不同。然自永昌迤西與西寧鎮番。頗有險隘可據。賊亦不敢久留。莊浪雖有通賊路徑。山密地狹。軍馬頗易戰守。惟涼州地方。四際寬廣散漫。緊關衝要。最先受敵。又兼水草便利。賊一入境。動輒經年不出。往歲蒙古犯本城。止是一衛軍馬。戰守不敷。不免差人遠調甘肅等衛官軍策應。相去六七百里。爲蒙古邀遮。未能即至。比到人馬疲弊。

緩

以下實錄本原缺十行略見前明史本傳宜相添補

成化三年三月

增撥三岔黑山二遞運所人夫疏

鎮衛極臨邊境。原設三岔黑山二遞運所。僉撥爲事囚犯。置備

車牛令其接遞。後因革去遞運所。併與馬驛帶管接連。今三岔驛人夫止有二十六名。黑山驛止有二十一名。重役人難。以莊浪衛鎮羌驛路當衝要。原設軍民夫役。見在不滿二十餘戶。不惟接遞艱難。抑且缺人守堡。查得舊革鑼鍋泉遞運所餘下人夫七十三名。見撥在黑松林兼管。及查莊浪衛在城遞運所。實有人夫一百六十三名。武盛遞運所。實有一百三十七名。紅城子驛人夫一百名。此處驛遞比其他人夫倍多。宜將黑松林原帶管鑼鍋泉人夫內撥三十名。安插鎮羌驛在城三處驛遞。共摘撥六十名。分撥三岔黑山二遞運所。每處三十名。就領原牛車馬驛驢走遞。庶使接遞均平。人無耗累。抑且邊站城堡。得以

守護。

成化三年三月

量移永昌肅州西寧各衛邊備疏

永昌衛原有白石崖墩一座。距本衛二百餘里。近於山丹衛下有河水灌溉。山丹田地土魯干墩一座。亦距本衛二百餘里。切近於涼州衛。下有河水灌溉涼州田地。今永昌衛軍少。哨守不敷。宜將前項白石崖墩。改隸山丹衛管轄。土魯干墩口。改隸涼州衛管轄。各令撥軍哨守。其永昌境內所管五奴五赤墩。係干衝要之地。各當添築城堡一座。就將掣回官軍。改撥哨守。庶得地方適均。事體利便。又肅州衛上河清至臨水地界。逼臨邊境。山外原有哨馬營一所。先因達賊侵擾。移入山裏路旁。駐劄。緣

官軍耕種地土多在境外。而哨瞭軍馬反居其內。宜移本營。復立故處。通賊隘口。修築城堡。防護屯種。庶使人知避害。可以保障無虞矣。又西寧衛地方。僻在西北番族之中。四面受敵。且又控制罕東阿端曲先等衛夷虜。乃緊關重地。本衛軍馬專一巡守要害。捍禦番族。先年邊方寧靖。北蒙不來侵犯。各族番夷頗聽撫諭。不敢爲非。近來因見蒙寇擾邊。乘機倣倣。往往聚衆出沒。阻截道路。劫掠財畜。殺傷人命。調兵剿殺之後。至今猶未寧貼。乞將西寧衛原調官軍土民五百六十七員名。於莊浪涼州二處輪流備禦。存留本衛操守。遇莊浪等處有警。量調策應。不惟彼此有備。亦且省用邊儲。以上五疏。上皆是之。命兵部

即文移所司施行。

成化三年三月

請申嚴私役軍士各情弊疏

今衛所因循日久。姦弊愈滋。以致軍士有名無實。有私役跟官者。有辦納月錢者。及聞上司查點。輒開作守城把門看廠種菜。當匠差操等項。破調影射。甚者新軍解到。百計騷擾。索要財物。或逼迫在逃。或隨即賣放。情弊非一。故有司雖有清理之名。而衛所無充實之效。今各營軍士。已蒙查理。而在京在外衛所。亦當如之。如有私役跟官。辦納月錢。要素財物。逼迫賣放者。該管官員革去管軍管事。若新解軍到。逼迫賣放者。十名以上。降一級。多者計數遞降。其不及十名者。如常例發落。在京衛分行令。

見委管理存恤軍士本部員外郎給事中御史稽考遞年各衛食糧文冊。要其某衛軍士原數若干。見在若干。在衛差占并空閒各若干。逐一查出。將精壯者送營操備。在外衛所兩直隸行移巡按御史同所在知府十三布政司行移布政司同分巡按察司官查弔各衛食糧文冊。照例清出操練。仍將清理之數造冊繳部。每年一次查考。如有前項作弊情由。一體參奏問罪。如所擬著爲例。庶幾有司不致煩擾。軍伍得清。上可其奏。成化三年四月

右奏議十五首同見明憲宗實錄又整陝飭西邊備整飭寧夏邊備延綏駐劄兵將整飭甘肅邊備四疏均略見前

明史本傳整飭陝西邊備疏又見明陳建皇明從信錄

明修太師莊關帝廟碑記 成化十五年致仕尙書王復撰

右見崇禎固安秦志文缺待訪

附錄

〔明〕褒贈工部尙書王復祖得玉碑文詔曰。大臣克修其職者。朝典推及其先太考。恩蓋厚矣。矧茲賢勞爲屬之重任者乎。

爾贈兵部左侍郎王得玉。乃工部尙書王復之祖父。積善行以裕於家。致賢孫効用於國。功勤荐著。優典宜殷。茲特贈爾

以資政大夫工部尙書。服此休嘉。昌厥胤系。成化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明〕褒贈工部尙書王復祖母劉氏碑文制曰。朝廷簡閱賢能。畀之重任。褒榮之典。必及其先。所以伸勸獎之意也。爾贈淑

人劉氏。乃工部尙書王復之祖母。德蘊自初。祉延厥後。致有賢孫。歷躋顯位。揆厥所自。宜加恩典。特贈爾爲夫人。尙克靈承。宜永垂蔭。年月同上

〔明〕賜祭通政使司左通政王復母許氏碑文。維景泰五年歲次甲戌十月乙卯朔十九日丁酉。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姚夔。賜祭通政使司左通政王復母太恭人許氏曰。爾有令子。効勞于國。良由賢淑。教訓所臻。胡不壽康。遂遺祿養。特賜葬祭。以榮始終。爾克有知。尙其欽服。

〔明〕諭祭工部尙書諡莊簡王復碑文。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九月己酉朔初二日庚戌。皇帝遣太子少保禮部尙書

周洪謨。諭祭於太子少保工部尙書王復曰。卿以通敏之才。發身賢科。列官禁闈。封敕有稱。進通政而奉使虜營。位司馬而才猷茂展。載陟冬官。載陞少保。勤誠彌著。倚畀方殷。奈何乞休之未幾。竟爾訃音之忽至。追念往勞。可無優恤。爰命有司。爲營葬事。特贈太子太保。謚莊簡。靈其有知。尙克歆服。

〔又〕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九月己酉朔十一日己未。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溥。諭祭於太子少保工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謚莊簡王復曰。卿國之大臣。倏爾長逝。奄臨首七。良增悼傷。特茲遣祭。以表始終。靈其不昧。尙克享之。

又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二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亥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謝一夔諭祭於太子少保工部尙書贈
太子太保謚莊簡王復曰。卿國之大臣。倏爾長逝。寵宥奄臨。
良增悼傷。特茲遣祭。以表始終。靈其不昧。尙克享之。

〔明諭祭工部尙書謚莊簡王復妻齊氏碑文〕維正德元年歲
次丙寅七月戊申朔十一日甲子。皇帝遣太子少保禮部尙
書張昇。諭祭於太子少保工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謚莊簡王
復妻封夫人齊氏曰。爾以端淑之姿。勤儉之行。夙敦婦道。善
相其夫。爲國重臣。茂揚勛勩。久沾祿養。累受榮封。眉壽康寧。
踰八望九。宜享遐福。胡遽長終。爰推榮恩。爲營葬域。特茲諭

祭。尙克歆承。

以上褒贈及諭祭碑文共七首在今西關外王莊簡公墓前縣人賈士魁依原碑錄

〔清王三太九世祖莊簡公遺像記〕莊簡公者。三太九世太祖也。公諱復。官太保。謚莊簡。其勳勩炳若日月。載在明史。不敢瑣贅。今滿漢攸分。旗民各體。太以旗弁而祖莊簡。無乃謬甚。是蓋有說明崇禎二年。太父崇有之三韓。娶有母氏。生太三弟兄。至順治甲申。從龍抵都。時以天下未平。父行役戎馬。閱十年始歸聚。其鞅掌勞苦。已著於鬚髮間矣。父以垂老之年。當茲暮景。故土依依。爰溯本源示太。且以拜掃切囑。嗟嗟遺言。父形色凋。太何敢以承祧於父者。因忠藎而忘孝友乎。於是請圖斯像。以完父志。以盡晨昏。更僭贊言。用識昌熾。贊曰。

苟能見才也。異域可也。苟能著節也。子身可也。苟能昭令名於千秋。雖冒死迎君。丹心扶主可也。純白存心。清勁立業。今之人與古之人也。太不得而及見之。猶可以想像之也。噫。冠履端嚴。矯矯乎方城之翹楚。三槐之大廈也。九世孫王三太天祿敬記

〔縣人賈士魁王莊簡公遺像跋〕我縣有明一代。以科名仕宦最先見稱於鄉國者。首推莊簡王公。公之勲名事業載在明史。自足昭垂千古。今邑紳賈君玉先生。搜輯故鄉文獻。於公之遺文佚事。甄錄靡遺。並擬拓公之遺像於卷中。俾傳久遠。客冬屬余代求之。余念與王氏爲至契。莊簡公裔諱康之字子強者余之外舅也因與

叔和先生

名錫春為拔貢生彭齡弟

道及即蒙慨允余以末學後生生於數

百年後猶得仰瞻公之遺範豈非厚幸耶公之貌豐澤美鬚

髯眉目清朗迥逾常人紅袍烏紗危然端拱具一種儒雅氣

概見之令人敬畏宜乎公之豐功偉績至今稱道弗衰也惟

原像以歲久色黯君玉先生更屬其同里劉君淩滄重樞付

印

劉君名恩函請於繪像在都門名稱藉甚

自是流布天壤俾人人得識前賢之丰采

非獨王氏子孫之幸亦由公之靈爽不昧禊世常昭冥默中

或有以致之昔曾文正公汲汲於聖哲之畫像以為感發興

起由來已舊吾鄉人士幸得此編可不力圖攷肩往哲以為

梓里光耶民國十七年閏二月縣後學賈士魁敬識

王太守松

固安縣志選舉表王松字汝節涿陽縣主簿鸞子明正德十一年舉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陝西平涼府知府補直隸廬州府調揚州府

明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嘉靖二年丙戌科王松成第二甲第一百十八名進士

清朱彝尊日下舊聞引嘉靖祀典明世宗嘉靖九年公議郊祀禮主合祭天地而不以古禮爲非者爲郎中劉序王松等共一百九十八人

固安縣志封贈表王鸞原作鸞誤任縣主簿以子松貴封戶部廣西

國朝文獻通考
司主事。贈中憲大夫揚州府知府。妻董氏。史氏。皆封安人。

附錄

〔明〕封贈戶部主事王松父鸞爲承德郎。文敕曰。國家制推恩之典。以寵任事之臣。其克修舉職務。揚休著績。必榮及其親。所以示褒勸而勵忠孝也。爾直隸淮安府沭陽縣主簿王鸞。乃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松之父。長厚有容。篤於倫理。明經入仕。不著聲績。旣迺明於止足。矯焉遺榮。厥所遺餘。萃于令子。勛名福澤。咸未可量。茲特推恩封爾爲承德郎。益崇詩書之風。永示鄉閭之範。欽哉。

〔明〕封贈戶部主事王松母董氏爲安人。文敕曰。教子父道。成

之者母。肆國家緣子貴父。與母並命焉禮也。爾董氏乃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松之母。爲婦則順。爲母則慈。相成夫子。而祿弗逮養。賦受則然。茲特贈爾爲安人。方覃禮命之恩。用慰終身之慕。嘉靖七年閏十月二十四日。

石碑在河關外王氏祖墓
縣人賈士魁訪錄

王參政煒

固安縣志選舉表王煒字克新正德十四年舉人十六年進士南京工部主事改禮部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副使補河南副使陞陝西左參政

山東通志職官表王煒固安進士明嘉靖末任山東副使

明敕纂明倫大典嘉靖五年七月辛丑禮部主事王煒等會奏

曰世廟之建民勞逾年念大工不可屢興大孝難以遽盡量寬民力稍節民財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者在是矣上曰卿等欲節民財已見忠意但觀德殿改遷舊宇所費不多宜令改作以慰朕懷

又八月庚午禮部主事王煒等會請世廟告成古今殊典恭穆獻皇帝入祀茲廟世享天子之禮神靈永安聖孝獲伸凡齋戒祭告陳牲樂舞悉如時享儀并具慶賀儀以上上免慶賀

又是月丙子禮部主事王煒等會議曰臣等謹按觀德殿既准奉先殿則世廟奉安神主之後章聖皇太后止宜於觀德殿行禮則可免世廟之謁而聖祖家法守之益堅矣上切責該科部

阻滯禮儀。俱令伏罪。

〔又〕九月甲申。禮部主事王煒等會議曰。章聖皇太后與中宮皇后先謁太廟。次謁世廟。臣等按國朝以來。無皇后出甄城謁太廟事。今觀德殿準奉先殿。世廟準太廟。太后似無可出謁廟之禮。上曰。聖母奉謁世廟禮儀。仍具以上。

〔又〕是月甲午。禮部主事王煒等會議曰。聖母謁見世廟。翟車暫離法宮。遠出甄城。况路經太廟。地涉尊嚴。往復之間。降輿陞輿。必須皇上躬自扶侍。皇太后聖體乃安。而皇上孝心亦始慤矣。上從之。

〔明世宗實錄〕嘉靖十八年六月。黜河南按察司副使張倫。王煒

山東按察司副使孟居仁爲民以巡按御史朱方王瑛劾其貪
暴故也

〔固安縣志封贈表〕王相任府照磨以子煒貴封奉政大夫禮部
郎中妻李氏封宜人

